昭代典則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一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吳郡陸翀之校

金陵周日校刊

憲宗純皇帝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定給太嶽太和山香蠟

自成化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止。蠟二萬三千四百三十餘斤。香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餘斤。令於襄陽府夏稅折收給之

命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巡邊

時馬亦思因擁衆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告急。勑何

喬新巡邊遣諜覘虜營聲言發兵搗其巢虜懼不戰遁去時山西饑人相食即命喬新賑贍得便宜行事喬新請内帑淮鹽銀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又勸饑人疏濬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千萬

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剌加國航海遇風卒於羊嶼兩廣巡撫朱英奏聞乞加恩典命賜祭榮贈都給事中乾亨贈司副各錄其子一人爲國子生官軍人等同行溺死者令有司於海邊設位招魂以祭

二月命浙江蕭山縣祀魏驥于德惠祠

德惠祠舊祀宋縣令楊時驥家居日躬率鄉民脩築海

倪田獲其利邑人謂驥之功與時等相率赴京具奏請
以驥配于時之祠故有是命
召項忠復為兵部尚書尋致仕
時朝廷好寶玩中貴有迎合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
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貨無筭 上然之命
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復兵部
尚書劉大夏為職方司郎中項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
舊案劉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
尚書咎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
劉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
呼都吏曰庫中卷案安得失去劉郎中在傍微咲曰三

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
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
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
尚書聳然降位對劉郎中拱手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
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
陞職方郎中劉大夏爲福建布政司參政
大夏居職方時虜數寇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
戰守無虚日皆倚重之時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
大夏者遣人來言冀得一往見大夏異詞謝之卒不生
吏部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太
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

曰彼我做時其事將如何行其事將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夏福建參政巡海海道兵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案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

夏四月陞巡撫陝西副都御史鄭時為貴州參議

鄭時上言保國利民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進貢以蘇民困息傳奉以抑僥倖重名器以待有功辭多切直 上怒謫之陝西軍民哭送若失父母先是中官梁芳進諸淫巧以蕩上心引用方術以收錄異書為名奮緣傳旨不由吏部而與人官或已官

者類加超擢不擇儒吏兵民工賈因奴至有脫白除太常卿者多至數千人如李孜省僧繼曉皆所引薦尤尊顯用事者鄭時所疏專爲芳發也故芳譖而謫之

起馬文升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汪直陳鉞既敗文升得雪其冤詔復其官致仕尋起爲副都御史巡撫遼東

命有司脩治周公廟墓歲一祭諸葛亮范仲淹呂大中大臨大鈞各祠俱歲一祀

陝西巡撫阮勤奏岐山縣有周公廟咸陽縣有周公墓沔縣有漢諸葛祠鳳翔府有宋范仲淹祠藍田縣有呂大中大臨大鈞祠俱歲久頹圮乞脩治并賜祭 上曰

朕考祭法凡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則祀之周公制禮作樂通行萬世諸葛亮興復漢室范仲淹經略西夏皆有功當時而呂氏兄弟得伊洛之傳又於名教有補者祠墓弗脩祀禮廢墜豈祭法崇德報功之謂哉其令有司各務脩治於周公廟歲春秋二祭墓以二丁守視范仲淹及呂氏兄弟俱歲一祀庶稱朕褒表先聖先賢之意

秋七月調廣東左布政使彭韶于貴州

先是鎮守內臣顧恒歲有進貢之儀求索多方民不勝擾韶上言自古明王不寶遠物廣東民力竭矣守臣以此事上爲恭不知彫傷國本爲害反大而舶內臣韋眷

請以均徭餘剩六十戶。隸舶司爲選辦之需。韶又疏其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妄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梁海者。太監梁芳弟。芳見疏大怒。且中傷韶。言韶每事輒激名。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 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韶貴州

九月傳奉陞上林苑監錄事邵義爲蘇州府通判管事

是月十四日早。該太監覃昌傳奉 上旨。廣東韶州府巡檢劉璋。陞錦衣衛所鎮撫。着仁智殿辦事。儒士湯珪

陞鴻臚寺序班。著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錄事邵義陞
蘇州府通判管事。江南巡撫王恕上疏曰。臣查得蘇州
府原設通判三員。一員協管府事。一員管糧。一員管治
農。皆見任無缺。今又陞邵義前來管事。是爲額外冗員。
官冗則事不歸一。而民擾矣。邵義原任錄事。正九品也。
依例只該陞正八品。今陞通判。乃正六品也。無乃有壞
選法。選法壞則士無定志。而奔競之風起矣。且邵義之
爲錄事小官也。名實未加於上下。今不由吏部銓選。而
傳奉。聖旨陞授是官。則羣情不能無疑。二三年前傳
奉 聖旨或陞一司務。或陞一序班。或陞一匠官。或陞
一千百戶鎮撫。方是時。詩者皆以爲開此蹊徑。後將難

止但未有爲　陛下言之者是以　陛下傳奉之官一年多於一年也今工部所屬額外匠官將及千員各衙門司務序班千百戶鎮撫等官難以數計俱要俸祿皂隸伴當不無耗國用損民力而輕名器今又傳奉　聖旨陞除在外府縣官俾之管事臣備員巡撫久處于外頗知民間疾苦若再不言將恐奔競之徒遞相效尤各尋徑路不數年間盡據天下之要地恃寵妄爲正路蓁蕪賢者難進則郡縣之政日益非田里之民日益困而天下之事日益壞矣豈特耗國用損民力輕名器而已哉　陛下儻以臣言爲是勑令該部仍將邵義止照資格陞授相應員缺今後在內五品以下在外四品以下

文職遇有員缺悉從吏部依格具名請　旨選用其在京堂上與在外方面官遇有員缺亦從吏部每員推舉相應二員請　旨點出俱不必傳奉其千戶百戶鎮撫非有軍功不許濫陞如此則奔競自息賢能在職羣情安天下治矣如不以臣言爲然伏乞　聖恩容送骸骨還鄉非但臣之幸亦好進者之幸也

授南海貢士陳獻章翰林院檢討予告

獻章正統十二年舉人屢上禮部不第乃棄舉業從吳與弼講伊洛之學布政使彭韶薦之召至京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越數日赴試至部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疏曰臣母以貧賤早寡俯

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有爲而力不逮。乞歸養。特授翰林檢討。疏謝曰。臣至愚陋。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歸至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以故不受職。求觀秘書。冀得開悟主上。惜時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快去。獻章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後竟以檢討家居。不及踐報稱效用之言。或勸之著

述不荅。○陳獻章歸。一時推尊之。目為道學。尹直謂獻章初至京。潛作十詩以頌太監梁芳。芳言于上。乃得受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騶開導。無復故態。楊維新張弼輩皆贈言嘲議。張元禎采以載諸憲廟實錄且備述其矜持沽名之狀。雖尹直輩。未能成人之美。豈亦獻章或有以自取云

冬十月太監李榮傳陞僧繼曉為僧錄司左善世。惠昇為右善世○虜騾入宣府大同烽火至于圻內。○東垣王見湏有罪。賜勑切責之

東垣王見湏有家奴吳安童誘王淫戲。數與王同臥起無貴賤禮。因欲毒殺王妃。不果事覺。命官勘實擬罪。奏

至。上謂見須鉀近頑童謀害正妃有乖大義下勑切責令戴氏亦讀書改過安童依律斬之○禮部奏湖廣武岡州民劉善初等告岷府選用乳母爲軍民害請通行天下今後王府乳婦止於本府所録軍校之家選用不許外及從之。

十一月吏科給事中王瑞上言諸司賢否揭帖失實者連坐從之。

瑞等上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司除土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學僧道外無慮千萬餘員吏部於各官之賢否在布按二司則據撫按揭帖在諸司則憑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

雖出於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以償怨。毀譽失眞。賢否失實。其他弊端不一而足。乞諭吏部揭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罪之。上曰。朕以黜陟之典付吏部。吏部以賢否之實寄長吏。使其所報失實。則黜陟不公。賢否無別。何以示勸懲于人。是宜嚴連坐之罪。其當黜而留與當黜而妄訴者。俱如所言。○按王瑜等所言是矣。但內閣院部之恩怨。則猶未之及也。撫按之賢者。其揭誠有可據。苟非其人。鮮有不視內閣部院之意以爲低昂者。唯內閣部院得人。則恩怨不行。而撫按之言可據。黜陟庶乎其當矣。

十一 □□傳奉官

京□沂王瑞等言。爵賞者天下之公器。自古帝王所以驅策羣臣。制馭四海者也。我祖宗列聖。法古爲治。設官分職。各有定員。惟有功德才能者授之。初無倖取之路。今恩典內降。廝養賤夫。市井童稚。皆得以貲緣而進。名器之濫。一至于此。伏覩 英廟復辟之初。懲景泰間倖用者多。率皆罷黜。 皇上臨御之日。察天順初冒功者。槩一切革除。史册書爲盛事。天下傳爲美政。伏乞斷自宸衷。一槩革罷。以絕弊端。御史張稷等亦上疏言之。其畧曰。比年以來。末流賤技。多至公卿。屠狗販繒。亦居清要。有不識一丁而濫授文官。有不挾一矢而冒任武官。

末流之弊不可勝言伏望命內閣太臣同吏兵二部一一審實明正其罪以警其後奏入　上曰瑞等所言事朝廷自有處分○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夤緣近侍內臣進獻珍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齡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而出於梁芳之門者爲多蓋京官領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人一日內宴鐘鼓司丞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戶荅曰非我之罪此船縫之病老人曰便須塞了船縫免得耗濕朝廷糧米荅曰若是要塞船縫須

是無糧方好。天頗爲之少霽。晚年悔悟。遂皆革罷。

甲辰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〇杖司禮太監尚銘發南京充淨軍

正月杖司禮太監尚銘。杖之一百。押發南京充淨軍。孝陵種菜。銘本汪直所屬。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至是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者累日不絕云。給事中王瑞等奏。近蒙逐去東廠太監尚銘。臣民大悅。但不去其黨。將來之患猶未可知。尚銘舊爲汪直所引。得入東廠。近爲李榮蕭敬所引。得入司禮監司禮監。乃 朝廷機密重地。豈可同惡相濟。引用非人。臣等又聞榮昔在大同。嘗黨汪直。隱蔽邊情。以致胡虜入寇。敬使湖廣。

所過貪殘。用賄數千里之患。其他隱惡。未易悉數。天下大事。以衆賢人治之。而不足以一匪人壞之而有餘。榮等既黨汪直。又黨尚銘。人皆言汪直開西廠。而黑眚見。尚銘入司禮。而地道震。若非　皇上早見而早去之。後日壞事或不止此。更望并去榮等以絕其黨。宗社臣民之幸也。疏入。　上曰。李榮蕭敬朝廷自有處置。

二月。命戶部尚書余子俊總督宣府大同偏頭三關軍務兼督糧餉

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

爲宜今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横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只有百步技能我用銃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横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椿鑓營圖其五擡椿城營圖其說甚詳　上可之○時子俊爲此車費用不貲而遲重窒礙殊不可用初試之日因而死者數人

卒歸于厰云

陞大理少卿侶鍾爲右副都御史廵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関○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盛顒爲左副都御史廵撫山東○三月賜進士李旻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處士胡居仁卒○夏四月命江西貴溪縣建象山書院祀宋儒陸九淵兄弟○陞浙江按察使楊繼宗爲右僉都御史整飭永平山海邊備兼廵撫順天永平二府○余子俊疏築宣大邊墻建墩挑塹令條事宜以聞○改陳俊爲南京戶部尚書王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陞貴州左布政使彭韶爲副都御史廵撫江南總督糧儲

時値大旱彭韶議折收俸糧上疏曰切照東南財賦國

計所貲大則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於蘇松常三府爲多邇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隻等項無從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既以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裏盡行起身次年九月八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辛何可勝言臣孰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十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等衙門計約七萬有零南京

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葢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麪穀菜柴薪食用其南京俸糧又葢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関支若南京則本溼易得官員之家卽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繁稍與蘇息乞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名下俸糧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内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銀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略減省而官員俸糧銀亦不

戲損貫爲便益

[illegible][illegible]兩廣右都御史朱英還掌都察院事

英在兩廣專務勞來撫輯約飭將士不許輒進兵諸峒猺有倡亂者擒首惡誅之而釋其脅從之黨遣復業一切征需供饋之具蠲省節縮十去其五一年戶口生息

上手勅褒嘉召回掌院事

五月京畿陝西河南山東山西大旱

時各省災傷禮部議令各處僧道關給度牒就彼納米給與賑濟湖廣鎮守太監韋貴議稱饑民南流數多日有萬口經過驅之則恐激變賑之官糧有限欲行山陝河南北直隸巡撫都御史督令各該州縣將新舊流民

養該管里長招撫復業內閣萬安等議令山陝二學生員有納米者廪膳納八十石增廣納一百石俱赴陝西缺糧倉分上納本布政司起送國子監讀書挨次選用軍民舍餘人等有納米者授以軍職百戶納二百石副千戶二百五十石正千戶三百石指揮照例加米定與衛分帶俸又命侍郎耿裕徐溥祭告西嶽西鎮西海大河之神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惟陝西山西連年災傷閭閻小民貧難服賈者少雖奉上項恩例恐願納者寡焉能濟衆訪得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今年頗收合無請勑每處差給事中御史郎中等官三二員分巡府縣令其馳驛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督同分守分巡

官。分投出榜召募前項僧道生員軍民舍餘人等。各照
米數每石納銀一兩。給與文憑關領度牒照缺選用。入
監讀書。少爲指揮千百戶等項其銀就令原差領勑官
南直隸湖廣觧送陝西浙江銀送山西。江西銀送河南
俱公同撫按等官差委能幹司府官員分投給散缺食
人戶。令其自行買米救濟其各流民之在荆襄者彼處
鎮守等官。既稱不可驅治又稱無糧賑濟要令該管里
老。招撫復業緣里老亦多流移。料無可差之人就彼有
人可差。各戶家業已失田野無望。又無口食豈能囘還
臣思流民缺食無計聊生拊循失策必爲盜賊勞師動
衆所費益多。合無將湖廣今年該起運南京各倉及兌

軍秋糧量留一二十萬石又將河南該兌軍秋糧量留

一二十萬石俱運赴荆襄水次倉賑流民以銷後患仍

勅各處撫按提督三司委官如有流民到於該管地方

即便加意賙恤不許驅逐致令失所臣又深慮召募僧

道生員人等銀兩急不能得合無先出內帑銀二三十

萬兩火速發去山陝河南賑濟如內帑不足請諭貴戚

近臣及在京巨富之家那移前去切不可緩待後召募

有銀之日照數酬還仍乞降詔將被災府縣今年稅糧

買辦等項盡行蠲免如此庶幾全活生靈潛消後患易

危就安轉禍為福矣

逮大同總兵都督許寧巡撫僉都御史郭鏜鎮守太監蔡

下詔獄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寧新於午門前問狀錦衣衛即遣人執鎧至三法司會鞫具奏詔寧等輕率進兵折損官軍致虜賊剽掠邊民情犯深重本當處死姑從輕寧降羽林左衛帶俸指揮同知鎧降四川射洪縣知縣

秋七月河北燕南諸省大饑分遣大臣賑卹之○八月刑部主事林俊後府經歷張黻下獄謫官

先是僧繼曉者以淫術蠱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夤緣梁芳等引入禁中以其術得售尊爲法王賜美姝十餘金寶不可勝計乃言於上發内帑銀數十萬兩西華

門外毀拆民居剏建大鎭國永昌寺大臣萬安附之於是林俊上疏曰臣惟　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　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鑒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饑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郡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饑荒塡道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旣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　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恝不加意勢至若此

尚猶頑聆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饑饉而不恤輕國重巳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刼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寛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利近便有漕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顧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濟然臣猶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

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

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垂萬億年無

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倘臣何惜一身之禍不

為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

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

先儒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妖僧繼曉本一憸險

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術及至事敗挾

拏挈都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

夤緣丞家 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

肆無忌憚惑亂 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

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

虓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 聖壽益綿 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諂 陛下爾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 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德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吾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虓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吾焉將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尚若此伏望 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繼之於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

之者動遵寬遂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傲
以進貢買辦爲名盜　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
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織
賦陰求盖寺虛耗内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晁
被　陛下遏勝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　陛下專
擅謗爾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梁芳欲文已姦過
以過歸　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
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
肉而引之以疾病臣切爲身危之斷爲粉梁芳之身不
足償其萬一爾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孰視默默可以
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蝸觸

斧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役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 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餓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然卒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爾使臣復不言則 陛下終不悟 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問以直觸怒及問翟璜璜曰仁君也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

文侯悅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臣不敢過譽然亦豈忍懷不直之名爲　陛下仁聖之累耶臣誠不畏死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　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　上覽疏大怒下俊錦衣獄後府經歷張黻上疏論救併逮赴獄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事提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凡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伏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謟梁芳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臥稱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

醫治疾屢使勞問儼等不死謫雲南姚州州判官儼謫知州

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封罕愼爲忠順王入哈密

十四年土魯番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表壯於是守臣乘間請封罕愼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愼貪殘國人怨之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其要索

馬文升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江北○南京兵部尚書王恕請復林俊張黻原職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疏曰臣恕荷國厚恩庸劣無補惟願　聖德尊顯天下乂安俾臣得俯仰於無事之天

没齒於太平之日爲幸大矣邇聞刑部主事林俊上章
陳言忠誠激切詞氣過直冐干　天威謫官遠方後俯
經歷張黻爲林俊陳情亦蒙拏問臣愚當以林俊等爲
戒括囊全身今復昧死而言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爲
其游說也實爲　國家慮爾方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
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饑而死此誠
陛下憂勤惕勵詢謀屈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
何與土木之役爲佛氏之居惑聞僧伽之言張大佛法
之功于以尊之崇之資其利益以福斯民而延　國祚
也殊不知三代以前無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
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邇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佛

法之無益於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　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立教其功其德豈佛氏所能髣髴萬一然而京師止設一壇以祀天地內府止設一太廟祀　祖宗京都以及天下郡邑亦各止設一文廟祀孔子就使佛法有靈而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今都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茲又欲營建佛寺于皇城之側遷移軍民數千百家計費帑藏銀數十萬兩似爲過之然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使之遷於他處欲人心安得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乃以爲建寺之資使人飛輓於道路轉死旅

瀟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宜而不言。獨林
俊言之者。是林俊能盡忠於 陛下而不顧身家者也
人皆私議以為林俊之言是亦無一人公言於朝獨張
黻言之者。是張黻亦能盡忠於 陛下欲 陛下納諫
旌直以隆治道亦可嘉也。今皆不之省而悉寘之于法
此臣之所未喻者也臣恐由是人皆以言為諱設有讒
佞之害正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 陛下何由以知之
又造宮殿為梁為柱大楠木。南京各廠已無一根近年
脩 孝陵明樓差官前去四川。徧歷山谷尋採五年僅
得五根數內堪中者少。不堪者多。動起數千人夫。止拽
一根到於水次餘者尚未出山。此等大木誠為難得不

知在京各廠見有堪作大梁大柱楠木幾多可數幾座宮殿之用誠不可不愛惜以備用也　陛下仁如帝堯孝同大舜自践祚以來不畋獵不游幸未嘗妄興一旅一師亦未嘗妄戮一無辜之人誠不世之　明主大有爲之　聖君也不意偶然有此盖天之思爾此臣之所以日夜懍懍而不能已於言也伏乞　聖慈收雷電之威解慨慨之網復林俊等之職慰天下人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兵荒之政如此庶幾四夷向化九有歸心宗社可以鞏固天下可以永保矣疏入留中

太監懷恩傳旨進吏部尚書尹旻爲太子太傅取丁憂中書杜昌文華殿辦事○葛全右衛百戶韋瑛伏誅

萬全右衛百戶韋瑛先任錦衣衛從太監汪直用事及罷西廠調外任居萬全欲邀功以希起用乃自捏妖言以誣巫人劉忠興等十餘人謀不軌走告監督軍務太監張善善令人助瑛捕獲德興等加以毒刑取其家貲無不誣服善等以聞命官會鞫皆誣 上曰韋瑛曩罪當死朕以從輕謫調而稔惡不悛宜亟斬之仍梟首于被害處其惡黨論罪有差被誣者皆釋放瑛初附直為惡直敗其黨多竄死瑛獨不及人皆疑之至是自致死地天下聞而快之

命南京戶部主事張倫督理懷慶平陽潼關等處運事

張倫上言黃河自河南入淮直抵南京水陸無礙請量

摘淮安瓜洲軍糧十萬石南京常平烏龍潭等倉糧十萬石運至沔池縣令河南山西陝西三司委官轉運以五萬石存留懷慶二府等處以五萬石給平陽蒲州等處十萬石給潼関西安等處以備賑濟又以兩浙鹽七十四萬餘引兩淮鹽一百二萬餘引賣銀送京以給軍餉所司謂其言皆可行且諭陜西人方以公務至京宜遂令奉　勅督運俱從之

十二月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晃等疏濬運河

太學士萬安等言我朝建都於北而上下供用多取給於江南然必藉船而後可達於京師是運道水利所係甚重如河南懷慶地方築隄障沁水以濟徐呂二洪濟

邳州宿遷桃源運道山東兖州等處導引汶泗洸河諸泉以濟漕年上下運道今沁水衝決堤岸流入黃河汶泗洸諸泉歲久不濬亦多壅塞以致河流淺澁糧運稽遲請 勅工部重臣選領諳練屬官請彼會撫按督有司一一踏勘衝決壅塞之處脩築疏濬 上命工部侍郎杜謙率郎中蕭晃員外郎李濬往董其事

召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為兵科都給事中

命陝西耀州判官張善吉為兵科都給事中善吉初為兵科給事中謫外任久之不遷遂以方術托太監高英轉聞於 上因得召見遂有是命士人恥之

命有司歲祭故巡撫廣東僉都御史楊信民

乙巳二十一年春正月星隕有聲詔寬恤求直言

是年春正月甲申朔申刻有火自中天西墜化白氣復曲折上騰聲如雷。踰時西方復有大星赤色自中天西行。近濁尾跡化白氣曲曲如蛇形久之如雷震地詔寬恤天下舊年糧米及坐派物料未徵者盡行蠲免。已徵者糧米就留本處賑濟物料准作次年之數不許朦朧再徵

復林俊爲南京刑部員外郎張黻爲南京左府經歷〇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應詔陳言謫官

張吉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勸　上親賢圖治脩德遠邪以謝天變丁璣上言十事。首言正心脩身末言

方士釋老宜加斥絶敖毓元上言四事曰慎選大臣嚴選臺諫佛老當去名器當惜皆為孜省繼曉輩發也疏入俱留中。尋以他事謫吉雲南景東府通判幾貴州普安州判官。毓元雲南臨西縣丞。○戶部主事周軫因星變上言乞除元惡以快人心減內臣以清朝政等八事兵部郎中崔陞蘇章共疏星變為閹豎干政妖僧蠱惑授庇壬儉黨逐忠良所致疏入皆留中。時言者頗及宮闈秘密。上怒因書言者六十餘人姓名于屏。擬陞則糾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不敢擬陞焉

放僧繼曉歸田里

繼曉自知罪不容誅乞歸養母并乞空名度牒五百道

許之詔命毋終仍出供職。○吏科給事中李俊等言。今之弊政最大且急矣。近倖干紀。大臣不職。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國初近侍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設太監一二十員。或一事差內官五六七輩。或分布藩郡。或總領邊疆。或援引儉邪。或投獻奇巧。如梁芳韋興陳喜輩。難以數計。大臣如殷謙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鎣田景暘張宣尹直李溫輩。或老儒無為。或清論不樞。皆所以虧聖德妨至治而招天變者。其間方士道流。如李孜省鄧常恩繼曉輩。尤中外所切齒。乞通行革去。庶天變可回

上批荅曰梁芳韋興陳喜姑巳之。殷謙等令各條省。李孜省鄧常恩降職。繼曉革為民。○浙江道御史汪奎

等言妖僧繼曉結太監梁芳建寺。又給與度牒二百道。南富僧。一牒可售數金。當此凶荒。留賑饑民。不猶愈於繼曉一人用乎。乞罷建寺而治梁芳之罪。取回繼曉追奪度牒。斬首都市。以謝天下。近年亡命負販之徒。工藝方術之徒。傳奉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者。不可勝數。如顧賢顧祥顧蘭顧果顧俊。太監顧恒之姪也。有何勳勞而陞俱錦衣指揮千百戶鎮撫之職。李孜省緣事之吏也。有何才能而濫授通政之官。似此之類難以悉數。俸祿之費。歲以萬計。宜令所司悉究以去冗濫。勑各處誤事官。姑不究。繼曉追去度牒。令巡按御史追取繳來。

刑部十三道官應詔陳言請去鎮守等官。兵部尚書張鵬覆議存之

兵部尚書張鵬等奏。適者本部陳言。謂內地鎮守等官。可以量減五府陳言。謂邊城沿海添設官。可取別用。刑部及十三道陳言。又欲查照天順八年正月詔書通行斟酌鎮守等官地方緩急。量為去留。俱下本部覆議查自天順八年以前。接管已定者不復開具。謹將八年至今各處添設鎮守等官上陳但地方有事。河南又有流民。江西盜賊。浙江福建俱邊海。鎮守內外等官。應否去留伏乞　聖裁。詔鵬等既言地方有事。鎮守內外等官姑存之時謂鵬之罪不容誅云

三月加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太子少保

南京兵部尚書王恕應詔上言。洪武永樂年間官有定員。朝無倖位。是以賢能在職。食之者寡。近年以來。無功而陞無能而進者。日多一日。他如工藝之人。逋逃之徒邪術之輩。各夤緣徑得美職而服章服者。充滿朝市。實是虛縻廩祿。虧損名器。非所以勵賢能而勸有功也。合無今後文職非由進士監生吏員出身者勿授武職非有軍功者勿陞其已陞除額外文職悉令記名回家待有闕之日。聽吏部察其可用者取用。係醫卜匠藝出身者悉令各執本藝。每月止支月米一石。其餘俸錢皁隸俱各革去。其軍職非有軍功而陞在錦衣衛及管事者

俱改調在京各衛帶俸。止食原俸。原無俸者每月亦止
與食米一石。餘俸俱各革去。悉令差操。俱不許管軍管
事。兩京一例。若在成化十一年以前陞用。及貴戚之家
循例而陞者。悉令照舊。其在京考滿該陞官員。内樂舞
生出身者。止於太常寺官。天文生出身者。止於欽天監
官。醫生出身者止於太醫院官。匠人出身者。止於工部
所屬文思院營繕所等官叙用。俱不可授以六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堂上官。庶不虛費錢糧混亂
名器。又言近聞太監梁芳差鎮撫梁山舍人梁用馳驛
前來兩淮運司關支欽賜官鹽五萬引。着該司官出給
包索船錢用銀數多。該司無從措置。被其逼追。令來賦

詔不論勢要之家中鹽雖稱前噴係是欽賜之數百姓愚昧難以戶吡米免致疑又令運司出備包[illegible][illegible]錢人情愈加不甚合無將梁山等取回前鹽住支今後各處鹽課俱各存留以備邊儲敢有仍前求討者許戶部及科道官糾劾使人無覬覦官有儲積又言端人正士何代無之異端邪術世亦常有所貴察其忠良辨其奸妄而登用之擯斥之爾近者員外郎林俊經歷張黻以言事謫官尋蒙收召復其職任國師繼曉以左道惑衆亦彼放逐遣歸田里此足以彰 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受其直而特爲寬貸洞燭其誣而不可欺罔也竊惟諸司之中固嘗有林俊張黻而被謫者天下之大亦

豈無後繼踵而行術者。合無吏部通查數年以來有因言事或降調外任。或冠帶閒住。悉令復職俾圖自効。如有政令缺失。仍許直言無隱。及令都察院行委巡城御史五城兵馬嚴加禁治。如有奸妄之徒或執巧技或挾邪術者。不許潛住京師。希求進用。敢有窩藏隱匿者。罪及鄰佑如此則異端不至橫流。正道可免蓁蕪。又言正統天順年間南京龍江大勝二關。各止差內官內使三員名守把皇城各門并都城各門各止差內官內使二員名守把。近來龍江關差太監奉御共六員。大勝關差內官內使共七員名皇城各門差內官內使十餘員名。都城各門有差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三四員名

者又內府南京甲字等九庫。比先年間每庫只有內官內使二員名。公同該庫官收支錢糧。今各庫有內官內使五七員名者。亦有十三四員名者。政出多門。弊難枚舉。合無行令內外守備官將各門各關幷各庫添差官員。盡行革退。令其各管本等職務。照依正統年間事例存留守把管理。免致多占官軍庫役。妨誤公事。又言
朝廷差內臣往浮梁縣景德鎭燒造御用磁器。今已年久。僱覔夫匠。買辦柴土顏料。及供給監燒官員人等。每年用銀不下數千餘兩。俱是饒州等三府小民出備。雖曰磁器。討其所費。不減銀器之價。近聞原差內臣。隨帶
太監鎭守江西。往來提督。而家人常川在彼。生事尤甚

供給益侈。即今三府之民疲敝困苦不可勝言。且饒州鄱陽湖迤邐數百里。上控荊襄之衝。一有警急民窮財盡何以爲備。此三府之民誠可痛憫。而燒造之役所當急罷也。況所燒磁器年積月累其數必多。合無暫且停燒造三五年以蘇民困。待後缺用再行燒造亦未爲晚。又言雲南福建浙江等處雖有出產銀冶府分。其間或有頑梗之徒嘯聚爲非。地方人民因而不安者。況中間鎮守太監或有於每年冬月親去前項府分煎銷銀課。往來供應頭目人等甚是勞擾。合無今後止令專管銀場布按二司官員。每年督完銀課解至總司。會同太監煎銷實爲民便

召彭韶爲大理寺卿尋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彭韶應詔陳言曰伏睹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詔書內一欵凡　朝廷政事缺失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恭忝風憲之官幸遇　聖明憂治之日不敢自談在外隱忍緘默以仰負　明詔求言之意謹以政治終始爲　陛下言之夫更新曰始成功曰終使政治常新而不失事功常謹而有成雖堯舜之盛不能外矣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愛之意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盖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時魏徵獻言有曰陛

下志荒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爲盛帝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玆爲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開諸鎭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比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爲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少納臣子家

衆之言以時裁正俾彝倫攸叙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再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犯科條必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從此 陛下慮防之意有未終者也夫近貴之臣人所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輕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窮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

臣庶罔不憂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當無事之時。今遇災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災皆欲減膳徹樂豈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前項官員。不過剝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出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足國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愼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

保傅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焉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惠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羣臣幸甚臣聞因事爲功古人所貴卽其已往而愼於方來斯謂謹始而勿失則德澤加諸當時聲名昭於後世斯謂善終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此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

勝戰懼之至時詔被命召爲大理寺卿未上以疏論貢獻仍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陞太常寺丞張苗爲南京通政使

時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監張敏請馬坊傳奉者得勿黜持疏謁懷恩跪庭下恩徐曰起起病足不能爲禮問何爲曰得旨馬坊傳奉不必動恩大聲曰星變專爲我輩壞國外臣何能爲今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且擊汝首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矣汝兄弟一家徧居權要又欲居我位乎敏素驕貴又老輩聞其言不敢吐氣歸家憤恨死章瑾進寶貨名求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故與瑾　上曰汝

違我命乎。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耳。改命覃昌傳旨。恩曰。外廷倘肯諫。吾言尚可行。因諷余肅敏執奏。吾亦且從中贊之。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王端毅者爲都御史。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張敏卒。其姪太常寺丞張苗遂傾貲上獻乞侍郎。 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之佐不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竟得南京通政使。

二月德王請業南旺湖不許。以湖瀦漕渠也○復命戶部尚書余子俊兼副都御史總督宣府大同軍務倉場。着尚書殷謙兼理部事。俟子俊還日。各仍舊時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李岳等奏連歲兵荒。軍民困極。今東作

方輿恐言者仍以修邊為事未免動衆妨農乞暫停止以待豐年事下兵部尚書張鵬等以爲差官修邊已有成命請自　聖裁詔令余子俊至彼酌量處之

三月泰山屢震

壬午朔四鼓大震是夜復震丙戌四鼓復震甲午乙未相繼震庚子連震二次有司奏聞尉椒寢漸繁李孜省左道交納頗有易樹之意內閣劉珝密疏言國本不可搖動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　上大驚遂已

命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

禮部覆議南京吏部等衙門應詔陳言內一事欲將各

處納銀米監生。分送南北二監自願具薪米坐監者聽其年十三四或十五六七則俱行各處提學官收入該學肄業滿十年乃復監。從之

命禁民間産女溺死

溫州府訓導鄭璟建言浙江溫台處三府人民所産女子慮日後婚嫁之費往往溺死殘忍不仁傷生壞俗莫此爲甚。乞曉諭嚴禁都察院議此弊不獨三府延及寧紹金華。并江西福建南直隸等處亦然。悉宜曉諭如璟言　上曰。人命至重父子至親。今乃以婚嫁之累戕恩敗義俗之移人一至于此。此實有司之責自後民間婚嫁裝奩稱家有無。不許奢侈所産女子。如仍前溺死者

着鄰里舉首發戍邊方。
閏四月兵部尚書張鵬致仕○調順天永平巡撫楊繼宗
外任
順天府管河治中陳翼以巡撫楊繼宗屢拒忿見不加
禮遇訐奏其平日諸過以爲失大臣體及巡按御史鄧
庠檀停夫役有妨濬河皆當究罪事下刑部奏遣官勘
問覆奏上以繼宗執性既偏處事過當難任巡撫調降
外任翼訐奏事多不實降級調外任庠恤民停役置不
問
五月廣東肇慶大水左布政使陳選馳奏災傷未報便宜
發粟賑之○改總督宣大戶部尚書余子俊爲兵部尚書

令防秋畢還京。○六月致仕戸部尚書楊鼎卒。○秋七月

右都御史朱英卒。○余子俊請築邊墩從之

余子俊奏去歲受命行邊即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

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而止今會大同山西宣

府一帶邊關内外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

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

西至黄河止長竟一千三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二步舊

有墩一百七十座内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

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視延綏修邊之費雖日

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

物是奏也子俊欲以築墩責成于邊臣而以閲實付任

於科道計功筭數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而以重役付
人盖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諠然不平盖有自云
○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大發兵夫修
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官軍馬用
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
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疲敝
未可再勞宜惟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轉
運即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
支以俟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
數其銀以糴糧科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九月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illegible]

身殿大學士劉珝致仕
珝與李孜省力爭易儲之事雖卒沮其謀然亦以此不
得安於位珝尤鄙萬爲人時時對客詈安負國無恥安
聞積恨與劉吉搆誣以飛語假俳優以中傷之又使遲
卒嚇令求退珝遂乞致仕○時稱內閣三人萬安貪狡
劉珝狂躁劉吉陰刻又昭德宮好珍奇營建中外有結
納內臣進寶玩則傳旨與官以是府庫竭爵賞亂三人
不出一語救之故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然
三人之中惟珝猶賢珝多談論不知者目爲狂躁耳至
於國本之諍與李孜省爲仇自非安吉儔也
十一月陞廣東按察副使陶魯爲湖廣按察使

魯以父蔭授縣丞。歷陞副使。至是九年秩滿。乞改別省。撫按等官各爲具奏。乃有是擢。仍奉勑兼管嶺西道。兩廣有警。聽往來撫治。

十二月進內閣劉吉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以詹事彭華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天順中彭華爲編修。以多支廩餼坐除名。賴李文達救解。迨李孜省得幸。華私附之。又與萬安結爲腹心。以故肆讒投間。亟亟若狂。一時正人斥逐。華力居多。乃得入閣。

丙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劉璋奏准淮楊滁和四處馬納價。廬鳳徐州仍令納馬。○南京兵部尚書王恕上時政

疏不報

王恕再上將順　上意匡輔時政疏曰。臣伏聞近有

聖旨禁約。今後不許擅便奏討陞官。及遷轉各人名下

并文武外官邊將。及奏討蟒衣。幷替人討蟒衣。及不許

奏要在外府騎馬。又聞自有此之後。諸色人等俱不敢

進貢物件。希蒖陞賞。朝政肅然。小大之臣。罔不畏天之

威。駿奔承事。中外臣民聞之。莫不懽忻鼓舞稱頌　聖

德而詠歌太平也。夫此數者。不禁止。則官及私昵。而政

事爲之不立。利歸權門。而邊儲爲之不足。豪右兼幷。而

小民爲之困敝。名器混淆。而上下爲之無別。僭踰日肆。

而禮法爲之蔑如。紀綱廢弛。而教化爲之不行。人皆知

此數者之爲聖政累久矣。但恐禍及身家。所以多不敢言。去歲正月　皇上因天變勑諭文武百官。令其陳奏弊政。兩京臣僚間有言及之者。或指陳失眞或言詞過當。是以多不蒙採納。間有採而行之者。不久又行更改而言者反多窘謫。間有優容者。其心兢兢業業。常不自安。有若官校之擾。其後所以前事日益滋熾而無已。有志爲國者。日有長縮而不敢言也。兹者　皇上不因左右之言。臣僚之諫。而有此禁約。是蓋　皇天眷祐國家將隆萬年無疆之休。故啓　宸衷而爲之。此臣民聞之所以懽忻鼓舞而稱頌詠歌也。然此數者。誠能持之堅。禁之久而無所變更。則天下國家何患乎不治安。宗廟社

稷何患乎不靈長四夷八蠻何患乎不賓服羣黎百姓何患乎不蒙福也如或持之不堅禁之不久而有所變更非惟有失大信於天下抑恐難保無虞於將來伏望皇上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仍將節次聖旨禁約事意傳與在京各衙門并科道知道今後但有故違勑旨奏討前項恩澤者俱照勑旨內叅奏其奉特旨批出傳奉無與者亦要執奏不可有失大信如此則紀綱振肅而教化大行億兆歸仰而宗社靈長矣然臣此言非欲矯情以沽名而舍生以取禍但欲成皇上之美政爲恃寵者弭後患耳惟聖明察其心而赦其罪幸甚疏上官咸閣部左道諸人皆

不悅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余子俊致仕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劉昂等劾奏都御史余子俊取民無度用財無範國家賦有定制今則創爲預徵邊有常供今則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儲因以不充急於運而京民爲之擾動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多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爲大臣妄費邊儲之戒河南等道御史朱欽等奏余子俊往在陝西繕修城堡疏關河湟虛張聲績邀獲時譽

遂蒙拔自疏遠。置諸六卿。增其職任。委以邊寄。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弊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羣情嗟怨。臣等切惟邊防之險。不在地利而在人心。 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百姓。今疲中國以事邊境。重手足而輕腹心。非惟不能保邊。而適足以擾邊。非特不能安民。而適足以困民。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入。 上命該部議其事以聞。既而命工部侍郎杜謙等勘報還奏。以爲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餘兩。糧料二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脩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爲無罪。復下戸兵工三部會議覆奏。

上曰。余子俊受朝廷重託。不審事勢。偏執已見。處置乖方。費用錢穀數多。姑置不問。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聞之。視師延綏者。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窮簷荒廢。千里丘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緒。向使其擕鎮河湟。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於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鎖鑰。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三月。虜入開元塞。○夏四月。封金玉二闕眞君爲上帝。遣大學士萬安于靈濟宮致祭。○五月。以馬文升爲兵部尚

書。○吏部尚書尹旻致仕。翰林侍講尹龍除名

尹龍。尹旻子也。旻與內閣萬安不協。安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與劉珝善。珝與安並在內閣。安不得行。又旻掌銓衡每推舉時。皆先舉科道官。或舉部屬。亦其入中官之門者以故科道中官各無釁隙。一時選法通敏。賢愚皆悅。劉珝既致仕去。安欲引南京禮部侍郎尹直入閣。旻謂不可。安遂托李孜省。譖旻於　上。復嗾所親科道論劾。於是吏科給事張雄等。言龍竊弄父權。納賄如市。知縣孫盛送銀三百。特授知州。指揮吳昇送銀五百。兼管糧運。尹旻縱子受賄。欺公罔上。罪惡貫盈。人心憤怨。御史陳孜等。

亦言尹旻賄賂公行苞苴競進通判王範濫陞主事經歷張璲驟進少卿子龍素無學問之功久著貪汚之跡夫旻父也龍子也子之惡旻且不知何以別天下之賢否使其知則於家且不齊何以典人物於銓衡事既敗露復何靣目立於清班乞特奮乾綱大彰天討以爲父子同惡人臣倖進之戒　上命三法司錦衣衛執尹龍張璲王範等于午門前拷訊革旻太子少保令致仕龍等發原籍爲民

遠廣東左布政使陳選道卒

先是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奏乞均徭餘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陳選奏近奉詔例悉宜停免上諭戶部從之久

番人馬力麻貿貨海上。詭稱蘇門答剌國貢使韋眷利其珍奇許焉。陳選發其僞逐之。又番人撒馬兒罕使臣泊六灣還國。枉道至廣東謂將往滿剌加市狻猊入貢所過震驚。陳選上言臣聞西旅貢獒。召公進諫。越裳獻雉周公致規蓋不惟防玩好之漸實以杜窺伺之萌也迺者珍禽奇卉。方午徵求外夷小醜探聽舉動豈眞有貢獻之誠惟以邀賞賜之利。陛下必以爲娛玩之物於民無損。不知奸貪憑藉。因緣爲利招引殊方。營圖擾就即如狻猊本非澤國所產。假借意指。入海宣索。騷擾域中。貽譏海外。是以陛下忽細行之矜而爲大德之累也疏下禮部覆奏。從之陳選又奏據番禺縣知縣高瑤

呈鞫犯人黄肆。招稱縣民王凱父子。招集番商結交太
監韋眷。出海通番。怙勢殺人。驚擾地方。被縣遣兵壯人
等。捜沒番貨鉅萬。見在奏下。都察院請行巡撫都御史
宋旻勘報。旻畏眷未敢結問。眷積怨選。每事裁抑。誣選
黨比高瑤。上怒。遣刑部員外郎李行。會同巡按御史
徐同愛鞫之。行同愛畏眷不敢反。旻復賄選所黜吏張
聚。令誣執選。不從。行等阿眷執聚拷掠。聚曰。死即死爾
安敢以私憾滅公義。陷正人也。行等羅織無所得。乃誣
選矯制發粟。意在侵欺。褒奬屬官。志圖報謝。論罪當徙
奏入。詔奪選官。遣錦衣衛千戶張福逮選。士民數萬人
號泣遮留。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時年五十八。張聚

乃上言臣聞周公元聖而四國之謗乃至上疑於其君曾參大賢而三至之言不免搖惑於其母是豈成王之不明參母之不親哉凡以口能鑠金而毀能銷骨也伏陛下臨御區宇明竝日月恩同父母詎圖枯骨之中尚罹冤抑覆盆之下復有沉冤竊見廣東布政使陳選素崇正學夙抱孤忠子處羣邪之間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逼番販露知縣高瑤按法持之陳選移文嘉獎以激貪懦風監司之體也奈何宋旻徐同愛怯勢保姦首鼠兩端以致韋眷橫行胷臆織衊清節熒惑　聖明勘官李行承眷顧指鍛鍊成獄竟無佐驗臣本小吏以註誤籍法為選罷黜是臣自取非選有加于臣也眷乃妄

意臣必憾選以厚賄啗臣令扶同陷選臣雖胥徒亦知廉恥安敢欺昧心術顛倒是非既知臣不可利誘乃囑行等逮臣於理彌日拷掠身無完膚臣甘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劾選勘災不實擅便發倉由意屬官意圖報謝是毀共姜爲夏姬詬夷齊爲盜跖也本年嶺外地震水溢漂民廬舍屬郡交牒報災老弱張口待哺而撫按藩臬若罔聞知選獨抱隱憂食不下咽謂展轉行勘則民命垂絶其何能待所以便宜議賑志在救民非有他也選素剛正不堪屈辱乃爲勘官凌侮憤懣成疾旬日而殂李行幸其就死不爲醫療又潛遣養子密以選死報眷以快其忿小人佞毒殘

結構倖一至於斯司寇之罰矣[illegible]安取此輩
爲也夫選疏節奉公樹從讒據君門鳴聖聽諒其寃臣
以罪人擯斥田野秉耒自給百匠求圖報冒死披陳甘
心鼎鑊昔誠痛忠廉之士踘屈卻之竟長讒佞之奸爲
聖明之累也奏入不報寇以他事罷眷鎮守選字士暨
浙江臨海人自少沉靜端慤立志以聖賢自期潛脩黙
識不求人知終身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蓋篤行之儒
爲巳之學也南畿河南廣東皆立祠祀之
秋七月致仕大學士商輅卒〇八月陞吏部左侍郎耿裕
爲吏部尚書〇九月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請老內批南
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王恕同致仕

南京兵部左侍郎馬顯乞致仕許之仍就顯奏疏批曰今南京米貴民飢尚書王恕忝督機務胡爲坐視無一策拯濟可見年老無爲革太子少保亦令致仕工部主事王純奏曰王恕屢上封章直陳時事　陛下毋容其言及以年老屢乞致仕輒蒙懇留不許今革去太子少保令以尚書致仕羣情驚駭莫知其由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無踰于恕妄意以恕爲社稷之臣則恕之去就豈容不言伏乞特賜寛假復太子少保召還以竟其用　上以純出位妄言要求名譽命杖之送吏部降調爲貴州思南府推官

改兵部尚書馬文升于南京兵部（李俊等之疏也）○以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戸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文淵閣○冬十月改耿裕爲南京禮部尚書以李裕爲吏部尚書徐溥爲吏部左侍郎倪岳爲吏部右侍郎○復建大永昌寺先是寺建于西市已有成緒及繼曉以星變被譴寺亦隨廢至是梁芳請更擇地建之乃令工部侍郎杜謙等相度地基得故廣平侯袁瑄宅時瑄家已失侯瑄妻因請以宅獻而託芳請襲侯芳言于 上而許之既又并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寺益加廣矣

升內閣萬安少傅兼太子太師劉吉少保兼太子太傅彭華禮部尚書尹直兵部尚書並 太子少保

司禮監太監懷恩歎曰內閣用此四人朝廷可謂無人矣

十二月戶部尚書劉昭罷

先是六科十二道劾奏戶部尚書劉昭心懷奸險性復剛愎居官不法處家不齊昭比尹旻而聲勢相倚子紳復比尹龍而夤緣陞官尹旻父子既已明正其罪劉昭父子亦合致之於法　上曰劉昭不能謹愼以致物議是宜究治姑宥之○昭子綺納授錦衣千戶例不得管事夤緣典司盔甲綺下獄科道馬銓丁隆等交章劾昭貪名素著穢德稔聞　上曰劉昭縱子違例管事本當重究姑從寛革去太子少保致仕綺發原籍爲民

內官熊保犯罪發南海子充淨軍。

內官熊保奉命往河南以鴻臚寺帶俸右寺丞黃鉞等二十人自隨所過發賣私鹽求索財貨杖死人命河南三司鎮守王府各餽遺甚厚得金銀鉅萬玩器書畫稱是鉞得銀八百餘兩還京為東廠緝事官校所奏下錦衣衛獄訊之具狀刑部論保罪絞鉞徒餘悉坐罪有差上曰熊保沿途貪暴致死人命發南海子充淨軍黃鉞等擬置害人俱押發遼東鐵嶺衛充軍

召余子俊為兵部尚書。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萬妃卒。

萬妃山東青州諸城縣人父貴為縣吏謫居霸州生妃

四歲選入掖庭及笄命侍　上於青宮。上即位。遂專寵皇后吳氏之廢實由於妃及皇后王氏正位中宮。每優容之妃警敏善迎合　上意。六宮希得進御。生皇子一人。未朞而薨。妃亦自是不復娠。凡佞幸如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以貢獻買辦。科歛民財。擅作威福。弄兵構禍。皆由妃主之也。　孝穆皇太后以妃之故遜居西內。數年而崩。至是慶成宴罷。　上還宮忽報妃卒。　上震悼。輟視朝七日。葬天壽山西南。弘治初言者籍籍不已。欲追廢妃號。籍其家。賴　孝宗仁厚。置不究云

調應天府丞楊守隨爲廣西南寧府知府。

初守隨爲御史嘗論劾李孜省竊柄亂政孜省銜之及守隨來朝乃譖于　上宣諭吏部查守隨歷任之由吏部言守隨以御史陞應天府丞聞母憂起服無缺添註管事奏入　上曰守隨旣係添註官可調除外任

三月加李孜省工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內閣彭華致仕○賜進士費宏等三百四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尊皇太后周氏聖慈仁壽皇太后○五月京師大旱○改紹興知府袁淸于鄖陽府

淸爲刑部員外郎勘事浙江陵轢藩臬比還得紹興俱不敢往奏乞致仕至累章不已吏部奏淸側媚狡譎俗任妄誕由郎署而驟遷牧守已踰涯分今乃假以微嫌

希求改調請付有司治罪遂下清錦衣衛獄既而有旨清不必擬罪准調别用乃調鄖陽先是清阿附萬安通同太監郭閏挾勢造言讒害良善吏書李裕特選清紹興而清不欲往累于安闔屬裕裕不從安乃邀尹直爲援直屬李孜省爲之忽得　旨調任直揚揚言曰向道是能人不信果然奪得錦標回其意蓋盛贊孜省之得君也

六月雷震南京午門〇致仕南安知府張弼卒〇上杭盜起命副都御史王繼巡撫福建〇秋七月進内閣萬安少師〇八月庚辰上不豫命皇太子暫視朝於文華殿〇甲申夜金星犯元宿〇巳丑上崩於乾清宫〇九月壬寅皇

太子即皇帝位改明年元日弘治○上大行皇帝謚號

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廟號憲宗

奪番僧領占竹封誥印勅遣還四川光相寺

時禮科給事中韓重等廣西道監察御史陳穀等劾稱法王領占竹等俱以西番腥膻之徒汚我中華禮義之教錦衣玉食靡費錢糧前擁後訶擅作威福獻頂骨數珠進髑髏法碗以穢汚之法冐陞賞之榮名爲祝聖實爲妄誕罪惡深重法所難容伏惟 皇上獨斷乾剛大彰天討將法王領占竹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刑奉 聖旨這番僧及漢人習番教得冐濫陞賞蠧耗錢糧年久

數多本當究治但遇例饒他都依降革職役追奪累次
誥勑印信儀仗幷該還官物件便發遣去
冬十月尊皇太后周氏爲聖慈仁壽太皇太后皇后王氏
爲皇太后立妃張氏爲皇后○丙子有星飛流亘天求直
言
翰林院庶吉士鄒智應詔陳言曰伏覩今月初十日五
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芒燭地蜿蜒如龍蛇
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　陛下即位
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疏遠左道根究浮
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
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

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反覆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　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歟。昔孔子修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修綱目。凡星变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伏讀　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　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爲奸臣所誤阻塞言路。物論囂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竊。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

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

陛下之所以求直言者已不啻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為　陛下陳之惟　陛下虛心以聽夫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恥世之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修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覬望而不敢

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
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諷之再辭以全其終
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
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
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寄大政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
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爲之
開明　朝政必爲之清肅紀綱必振風俗必醇天下之
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
蒼生此利之所以當興者也臣願　陛下亟之安車以
優其禮聘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
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以不進小人之所以不

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用陳俊卿劉珙矣一間於陳源甘昇則不得以盡其才李林甫[illegible]與高力士相爲犄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綱賈似道丁大全與董宋臣相爲表裏而理宗之國勢不振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鑒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彰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爲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驚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下之政而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

功夫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爾。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狄之酒，或得以甘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嗛；白台閭須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日改月化，而寖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 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胷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 陛下自檢點，自省察。果

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以羣臣對宦官言之羣臣爲陽宦官爲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爲陽人欲爲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永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弭而已哉臣又聞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違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

之言。蓋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跡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考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而已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野獸亦不必大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 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

以事　先帝者以事天爲法可也臣睹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爲　陛下言之臣之[illegible]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都守倚其具陳利病以聞而朱熹極論其故以爲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諍諫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　陛下爲　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矣疏入不
報

除進士李文祥爲陜西咸寧縣丞

文祥有材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為同年進士安欲引為已附使弘璧延款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巳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之惟與鄒智及御史湯鼐中書舍人吉人等十餘人往來高自標榜通謁閭言路文祥上疏曰切惟帝王為政特持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由茲推 皇上英武夙聞仁孝懋著祖宗之業在此中興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衣必挈其領張網必提其綱今之綱領在權與法不先提挈無由舉張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為 陛下

言之且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簡責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阿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為讒譖遠遣竄逐朝野寒心道路側目譬諸身之疾病正如心腹之癰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密訪渠魁明彰國憲擇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宜博選大臣諮詢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踰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畀等威之辯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頃者法司惟徇已私不䘏國憲豪横有恃者雖重罪必曲寛容貧弱無告者雖小嫌必深鈎鉅惠及奸宄之權養成傾頽之俗紀綱盡廢体統蕩然豪家僭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巧漸成上侵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憲貴倖必懲豪强罔赦庶臻實効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禮度明而小人不敢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兼資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王恕孤忠自許年力未衰尚堪效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兼懐材識伏願 陛下起竑等

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事庶有裨
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爲然習俗移人豪傑不免惟玆臣
庶不盡庸愚但恐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轅下之
駒偃息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過於尸素
每托辭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
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蓄斯爲下
品伏願　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羣僚其間素分不才甘
心無耻罔上營私違天蠹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
宜遣歸少勵士風庶彰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
詔感其良心終始驅策以圖實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
況上化下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詼諧之臣以武帝爲君

力陳規諭乎文化及隋之佞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黽勉忠良之列人皆含靈惟其誘致如此則位不乏才官多稱德況古昔聖主懸鼓設木自求誨議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爲戒何害於國逮欲罪之李林甫持此說以禍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伏願 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墮奸謀益彰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於已往庶事警乎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霽嚴威輒加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含容以嘉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責其非謀猷可採者獎其

情而亟行其策惟當断於一心不必捏於衆口大率君
子之言决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傷如有
嫉疑必賜片時引對疏入召詣左順門中官傳 旨詰
中與再造等語以爲不祥文祥從容辯對而出萬安遂
稟 旨令吏部除文祥繁難衙門做縣丞着歷練因補
咸寧
陞何喬新爲南京刑部尚書楊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彭韶
刑部右侍郎張悅工部右侍郎○葬茂陵詔議升祔禮制
勅諭禮部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
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朕惟我 太祖高皇帝混
一區宇肇正宗祧追祀 德懿熙仁四祖同殿異位情

文俱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于　皇祖考英宗睿皇
帝九廟已備玆者　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
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
制矧惟　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
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
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及科道掌印
官議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
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此欽遵禮部侍郎倪岳會
同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議曰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
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文王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盡以后稷

爲始祖文武爲世室盖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祧前乎周則商以契爲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禧祖爲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被時禧祖祧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上頤朱熹皆以奉禧祖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之敢廢者也國朝　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　四祖追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　德祖尊爲高祖以上盖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尊爲始祖以下固有可祧之主洪惟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　懿祖而下以次祧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以

懿祖皇帝神主。義當奉祧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略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主況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 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祫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近該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 太廟後殿未及營建合無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於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即此所謂祧廟之主藏於 太祖之廟於義亦安 上從之○時吏部侍郎楊守陳亦上疏曰。往者欽蒙 勑諭以 憲宗純皇帝將祔太廟

當定九廟祧還之制命文武大臣下逮臣等會議臣愚無識以爲當據古禮而定七廟祧德祖懿祖熙祖三廟乃以 仁祖淳皇帝。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憲宗純皇帝爲七廟別爲殿於 太廟之後以奉三廟神主三歲一祫以後則是 仁祖及仁宗以下親盡而祧皆祧於 三祖之廟而 太祖太宗皆百世不遷庶無悖禮臣議若此衆謂建別殿以藏祧主而行祫禮與臣議同惟以 明詔以言九廟而難違 德祖當爲 始祖而不遷故但請祧 懿祖與臣議異臣退而思之竊以爲詔書九廟猶或可容若 德祖不祧以爲百世之祖則

有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請詳陳之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旣帝而鯀無功故以禹爲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號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爲太祖李唐祖四世諡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元皇帝而其考諡景皇帝有功實號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爲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號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以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宋之廟太祖以上親盡皆祧而太祖歷世不

遷時無識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諡為獻祖并諡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祫禘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興聖廟不預祫祭而太廟主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祫祭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等羣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慊故高宗以來如董棻王普

之倫屢嘗諭列聖宗乃用趙汝愚樓鑰陳傅良諸
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以奉祧主時惟一
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祫祭東向之
位終宋世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號太祖而配天者必
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協於人心而無可
議也國初追 帝高曾祖考為 德懿熙仁四祖亦但
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亦惟嚴父之義爾故未嘗以 德祖擬周之稷契
而輒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 高皇帝為太祖而
遂以配天 仁祖亦不得預則其意亦以 四祖親盡
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為始祖漢以

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也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
帝既號太祖復號　德祖為始祖豈先王之禮祖宗之
意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
南向時享則諸　帝皆南面而各尊惟祫祭則　太祖
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
惟　德祖南面獨尊餘皆東西向而卑已如祫之儀也
今祧　懿祖則以　德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
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
臣子聽之孰無憾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議而
羣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已
爾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　三祖俱

次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況別廟密迩太廟爲祫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廟而遠隔別享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爲始祖其後朱熹廟議寔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爲稷契而祭於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爲稷契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爲若祧僖祖不可 下祔于孫之夾室又不可別

立一廟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耳然宋亦卒祧僖祖于别廟以藝祖爲太祖而後已盖祖有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異制殊尚當執其説之不可行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　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説雖立别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寘乎今既立别殿以奉祧主無所謂下祔于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强無功者以爲始祖而使有功之　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宗之祖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已戾乎孔子而朱子有取之者其要亦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illegible]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爲據廟祀不祖有功而必[illegible]

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恢臣子之願名與實乖文與情戾安可爲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則存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祫亦無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祫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爲祫乃禮之從宜而近厚者亦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　三祖但存七廟三歲而一祫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伏惟　聖明裁處時不能從

召太監懷恩於鳳陽掌司禮監事

先是司禮監太監懷恩奉公守正謫居鳳陽至是召還

十一月尊謚母淑妃紀氏爲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

聖皇太后祔葬茂陵詔議享禮

禮部侍郎倪岳議曰周禮春官大樂之職歌仲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在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皇太后迭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玆者恭遇 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爲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恐如 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 勅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伺二十四日 憲宗純皇帝祔事 太廟禮畢然後啟行於二十六日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

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參稽乎禮
文廡幾成合乎典禮　上從之乃於奉先殿之東別闢
東一殿仍扁曰奉慈殿以奉安神主云○時有縣丞徐
頊上疏請究　皇妣薨逝之由以復不共戴天之讎及
當時診視太醫院使方賢治中吳衡俱宜逮治下禮部
議覆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萬安
劉吉皆與萬家通好懼甚私謂尹直曰我與萬家久不
往來直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興大獄株連蔓引豈
先帝之意哉安等喜曰此言是也乃擬　旨以爲外面
流議難憑訪究已之
萬安致仕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徐溥直文淵閣

先是萬安結萬貴妃兄弟進僧繼曉以固其寵與李孜省深相結納凡附巳者盡力援之異巳者百計去之舉朝側目　上在東宮稔聞其奸邪有進士倪進賢者少年無行安與之密取爲庶吉士擢監察御史日講房中之術　憲宗崩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悉署曰臣安進　上遣懷恩袖至閣下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科道交章劾之　上令懷恩復以其疏至閣示安每展一卷安即跪泣乞哀猶無去意恩乃令人摘其所懸牙牌曰請出矣安始惶遽歸第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答曰安惟一死報國及被黜在道猶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其寡耻如此

憲宗皇帝封興王。○李裕罷起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爲吏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改南京兵部尚書馬文昇爲左都御史。耿裕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十二月尹直致仕。進劉吉少傅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徐溥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劉健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

科道交章劾直阿附李孜省。嗜利無耻。故罷。

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丘濬進大學衍義補。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虜寇甘凉蘭縣。○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爲雲南按察副使。○李孜省下錦衣獄死。○陞通政司右通政黃孔昭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孔昭先以都水員外調文選郎中，持衡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每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量其才，隨其地學術大小，與論薦用各當其才，人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也，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退也，如是者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陞南京兵部右侍郎，